

所有的 安如磐石

吴兆宜
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YZLI0890173436

所有的安如磐石

吴兆宜著

人们已经忘了，忘了像祖先那样，依从心灵的



YZL10890173436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有的安如磐石 / 苏沧桑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(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五辑)

ISBN 978-7-5339-3566-5

I. ①所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8755 号

责任编辑 鲍 娴

装帧设计  田禾工作室
HANHE ★ STUDIO

封面作品 黄 骏

所有的安如磐石

苏沧桑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 312 千

印张 20.5

插页 1

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566-5

定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张抗抗

序：沧桑的梦与痛

苏沧桑是一个痴迷文学的女人，写散文也写小说。这个兼具历史感与文学性的“沧桑”可不是笔名，她的名字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所熟悉的一句诗。

然而，沧桑一直以来生活安逸，写作出书获奖；继续写作，出书，获奖；一路顺风顺水。这个恬静柔美的江南女子，从她滋润的面容上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“沧桑”感，很多年中，“沧桑”二字常常令人质疑。九年前的秋天，我曾为苏沧桑写过一篇《在时间的深处》的书评，里面有一句话：“说西湖风月，不可忘西湖风骨；柔美与凝重，才构成了‘淡妆浓抹总相宜’的完美。”这句话寄托了我对沧桑散文的期待。

“散文中的天籁之音”——宁静与秀美，空灵与隽永，是我对沧桑散文最初的印象。

一直，一直到这部新散文集《所有的安如磐石》的出版。

就像一个少女，一夜间变成了女人。

沧桑从自己的“绣房”里走出来，逆风走向暴雨，踏雪走向大地和原野。沧桑不再沉湎于西湖风月，不再迷醉于西溪流水。沧桑往日笑意盈盈的眼神里，开始有了泪光与沉凝；沧桑平素温柔天真的细语中，开始有了问号和重量。沧桑依然冰雪

聪明,但如今的沧桑,已经不再是那个文静秀美略有些稚拙的女孩了,沧桑笔下的篇章,渐渐地开阔敞亮,好像一把豁然撑开的遮阳伞,骨架结实、伞篷厚重,大有一番遮雨蔽日的气派了。

沧桑就这样迅速地成熟丰富起来。

所以,我很愿意为这个正在变得“名副其实”的沧桑,为她的新书写序。

这部《所有的安如磐石》,是沧桑十年磨一剑的新散文精品集,让我惊喜交加。这个集子中的很多作品都曾在全国获奖,并入选全国最好的散文选集、散文年选,还被全国多个城市中高考试题、教材读本选用,被海内外无数读者在博客上转载。

沧桑天赋异禀,文学感觉异常敏锐。她的散文以“心灵感触生态”的独特视角,深度感知,沉静剖析“自然生态”和“精神生态”最真实的当下——欲望与梦想,痛苦与困惑,挣扎与努力,成果与反思,爱与哀愁,美与希望。就像“用美丽的丝绸包裹一颗滴血的心”,全书在“它”、“我”、“他们”、“眼前”、“远方”五个分辑里,以静美的笔触、苍凉的笔调,焦虑、痛楚、无奈、追问、反思。处处暗藏指向现实的芒刺,又处处回荡着深情的呼唤——呼唤健康和谐的自然生态,呼唤人类美好诗性的精神生态的回归、提升,抵达生命最初也是最终极的追求目标——那种“安如磐石”的幸福感。

沧桑擅长将细腻的情感与知性视觉有机结合,她的散文,有一种回味悠长的意境和美感。平日司空见惯的人或事或物,在她细腻深情的描述中,常有发人深思的洞见与剔骨般层层深入的追问。这是沧桑十年笔耕最大的收获——沧桑的散文超越了事物的表象,篇篇都有其独特的思想发现。书中弥漫的,不再仅仅是女性的清新柔美之气,而是敢于直面现实的痛感和勇于回顾历史的幽深感。她赋予语言、画面、传说以理性的思辨,在她始终坚守的文学理想情怀中,充盈着雾气、山岚气、骨气、药气甚至血腥气……沧桑依然有梦,却常被梦中的疼痛一次次惊醒:

她悲叹“人们已经忘了,忘了像祖先那样,依从心灵的声音休养生息”。

她羡慕“这些自由快乐的心灵,站在一个孤寂的阵营里,成为人世间越来越

弥足珍贵的另类，风雨过处，仰天长笑”。

她庆幸“上天是多么仁爱，它给了万物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，虽然我们的肉体受着种种羁绊，但我们的灵魂永远自由飞翔”。

她询问“皈依单纯，是否也是皈依一种信仰；皈依美，爱，诚信，正直，坦荡，淡定，和谐……是否也算皈依信仰”。

她了悟“时代与时代相连，历史与历史轮回，仿佛是个圆，你看似走得很慢，其实，也许，你正走在最前面”。

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的作家，沧桑看到了人世间深处的痛与梦，触到了当下人们心灵的柔软之处。然后，她长叹一口气，轻轻叩击、低低弹唱。一首首天籁之音在她与读者的梦中萦绕，沧桑在自己的梦与痛里，成长成熟，成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。

沧桑的散文篇名充满灵气和才华，颇有奇趣，比如：“水知道”、“树知道”、“与海成说”、“与雾同行”、“地痛”、“面天”、“战狗”、“忙神”、“饿心”、“冷爱”、“逐樱”、“离母花”、“没有月色的丽江”、“夜渡莲岛心染香”……题目是文章的眼睛。我看见沧桑那双明净的眼睛，温婉地直视着人们的灵魂。

十多年前，莫言先生在她的第一本散文集中写道：“关于散文的写法，说法很多，如果让我说，那就一个‘真’字，真心真情真感觉。有真乃大，有真乃美。”她听进去了。

九年前我对她说的那些话，在她后来的散文中，变成了秋天的金叶和果实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国务院参事）



张抗抗、苏沧桑在桃花源

序:沧桑的梦与痛	张抗抗 / 001	蒹葭 / 039
第一辑:它		等爱荷 / 041
淡竹 / 002		水凝香 / 044
水知道 / 005		风信子 / 046
树知道 / 011		第二辑:我
与海成说 / 014		猎鱼 & 种珊瑚 / 050
与雾同行 / 018		抵达 / 053
鱼眼 / 020		面天 / 056
战狗 / 023		天泪 / 059
蛛网 / 026		天堂 / 062
忙神 / 029		自由心 / 064
熬叶 / 031		饿心 / 067
地痛 / 033		隐居 / 070
地气 / 036		米的香 / 073

- 半碗饭 / 076
珍珠梅瓶 / 078
自多情 / 081
酷梦 / 084
处女红 / 087
空灵绿 / 090
虚拟紫 / 092
白色痛 / 094

第三辑：他们

- 脉动 / 098
离母花 / 101
白月光 / 111
自己人 / 118
找回时间的表 / 124

- 风中承诺 / 132
守梦人 / 137
碗莲花 / 144
腐百合 / 148
逐樱 / 152
冷爱 / 157
放学路 / 160
狗屎路 / 162
一个人的从前 / 165
有一个工人 / 169

第四辑：眼前

- 所有的安如磐石 / 190
孤山不孤 / 201
畲民雷桑 / 216

一只叫西溪的眼 / 232	一炷心香 / 281
苔藓的味道 / 236	鹿影 / 283
渡心之船 / 243	晚安, 日月潭 / 286
水上的洞箫 / 246	节日快乐, 香港 / 291
种满庄稼的花园 / 249	果香易冷 / 296
天台看天 / 253	在世界的中心感受奇妙 / 299
二十四小时另一种生活 / 256	一款香水的前香后调 / 309
像仙女一样 / 259	
夜渡莲岛心染香 / 262	后记: 种珊瑚 / 319

第五辑:远方

敦煌痛 / 266
狭路 / 271
没有月色的丽江 / 274
歌者的哽咽 / 278

第一辑

它

于是，这些自由快乐的心灵，站在一个孤寂的阵营里，成为人世间越来越弥足珍贵的另类，风雨过处，仰天长笑。

初秋，我和他相遇在江南一个叫“百草原”的山林中。
他是竹——植物中的另类。
他看上去清瘦且憔悴，相对于百草原其他植物，像一个混得不太好的中年人。
稻子，正是扬花灌浆的妙龄，名牌大学新生般踌躇满志。
银杏终于褪去一身浓艳，和蓝天的高洁媲美。
松树很满足，即使干瘪的果子永远得不到更饱满的收获。
法国梧桐是老实人，沉浸年代久远的优越感里，并不知道，有一种鹅掌梧桐，要悄然代替它无敌的位置。
兰花三七，像极薰衣草，却更美，所有的花都虔诚地朝往一个方向，像被一种崇高使命蛊惑。据说气味能抵挡蛇对游人的侵袭。
浮萍无根，却有心有肺，挣脱着随波逐流的命运。
被践踏的草，总是第一时间奋力挺直腰杆，挂着最底层最灿烂的笑。
贪婪的蔓，不知羞耻地攀爬在高大的冷杉上，一边噬血，一边甜言蜜语……
几乎所有的植物，都攒足劲儿，在喊——我要生存！我要

开花！我要结果！

甚至动物。三只人工繁殖的小老虎，眼睛都未睁开，拼命争抢着狗奶奶的乳头。

甚至那口奇异的朱家千年古井，都像藏着无穷的欲望。日夜暗涌不息的水，居然漫过高出地面一米的井沿。如果将井沿继续垒高，水会怎样？

他是竹，是植物中的另类。其实，名利、金钱、权势，如同阳光雨露的垂爱，蜜蜂花蝶的青睐，他不是不想要，可是，要弯下腰，要费心机——要将每一条根都变成利爪，团结土壤，虚伪地赞美越来越污浊的空气，要与昆虫讲和，与风霜妥协，对苍蝇漠视，对强加在身上的种种不公委曲求全，才能安身立命，才有飞黄腾达的可能。

可是，他的节生来就是直的，他不能弯腰。他的心生来就是空的，他不愿费尽心机。

真是空的吗？

不。那一节节空里，早已成就一个美妙的小宇宙——有与生俱来的一些坚持，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豁达智慧，有对土地的感恩，有和另一棵竹的爱，与笋的亲，与周围无数青光绿影的促膝长谈、开怀畅饮，有鸟儿偶尔驻足的呢喃，有清风明月的唱和……笑忘功名利禄、荒芜繁杂的每一秒时光都格外静谧而美好。

那一节节空里，是永远的满盈。

更让我惊异的，他不仅直，空，而且淡。

他是“淡竹”——全球原始淡竹林最大群落中的一员。从外表到骨子，都是竹子中的最淡——淡紫、淡红、淡褐、淡绿，淡泊。所以，他与世无争到看淡生死。

他可以很入世。生可以防风，成荫，美化环境，死可以做篾，成为最土最实用的晒竿、瓜架、凉席，竹桌、竹椅、竹篮。

他也可以很出世。他是箫与笛的前世，不死的魂魄随天籁之音往来天地之间，优雅散淡而隽永。

当然，这并不表示他逆来顺受，他会和压在头顶上的积雪抗争，他不允许荒草占领脚下的领地，他摇曳着枝向毒蛇示威，他告诉所有的竹要独善其身兼爱

天下。

他是李白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。

他是陶渊明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

他是郑板桥，“盖竹之体，瘦劲孤高，枝枝傲雪，节节干霄，有君子之豪气凌云，不为俗屈”。

他是文天祥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

他是苏轼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

他是疯疯癫癫的释道济公，“数枝淡竹翠生光，一点无尘自有香”。

他是岳飞、辛弃疾，他是中国儒家，“山南之竹，不操自直，斩而为箭，射而则达”……

他是我们身边那些还坚守着什么的人。他们懂得，浓墨重彩是一辈子，云淡风轻也是一辈子。奴颜婢膝是一辈子，坦荡潇洒也是一辈子。他们选择了后者，等于选择了物质上的清瘦，心灵的丰衣足食。

于是，这些自由快乐的心灵，站在一个孤寂的阵营里，成为人世间越来越弥足珍贵的另类，风雨过处，仰天长笑。

人体百分之七十是水。

一个人，其实就是一滴水。人生，就是以一滴水的形式，走在世间。

雨。

暗夜被一道霹雳撕开产门，亿万个婴儿破云而出，噼里啪啦坠向黑色大地。每一滴雨，都浑圆晶莹，全部的身体和心，闪烁着绝世的圣洁光亮。

这时候，他翅膀透明，纤尘未染。

这时候，一切都还纯洁，公平，美好。

这时候，没有谁怀疑，这滴雨，是不是干净。他的前世是湛蓝的海水，污浊的阴沟水，还是吞噬生命的洪水？即使人们相信生死轮回，也没有人怀疑，一个美好的婴儿，他的前世是否有罪。

所有的灰尘，全部宣布臣服，自动从半空降到土里。

所有的生灵——野猫，夜行人的掌心，叶脉，草尖，花蕊，虫，鱼眼，牛睫毛，风，魂……都在仰视，用直觉去直觉一场雨即将带来的悲喜，只一瞬，便低下头，便已忘记，更不会想，这

些和他们一样，莫名其妙从天而降的生命，此时究竟是悲是喜。

就像，从来没有人去尝尝，婴儿的第一滴泪，是苦是甜。也不会去想，这滴泪预示着的一生是幸或不幸。

谁都知道，是泪，就一定是涩的——不容易的一生——开始了。

这时候，快乐是件简单的事，还不知道，从此，简单是件快乐的事。

泉。。

不愿继续坠落的雨，仿佛先天的智者，想尽办法夭折，用尽最后力气，挂在叶尖上，任身体被阳光蒸发，灵魂被蜂蝶鸟的翅膀重新带回天上。

绝大多数雨，听天由命地渗进地里，落进水里，开始了漫漫长路。

他是一滴落在高山的雨。落在最高的山顶上，最高的那棵落叶松上，最高的那个树梢上，最高的那枚松针上，停留了短短一瞬，便继续坠落，砸向地面。霎时，尘土飞迸，只一瞬，他，便被一种巨大的吸力，吸进了温暖、坚硬、黑暗。

土壤温暖、坚硬而黑暗，散发着清新而又陈腐的味道，他懵懂的童年，汇入土壤下的亿万水滴大军，浩浩荡荡，日夜兼程，奔向唯一的归宿——长大。

长大是什么？不知道。

树根，他绕过去。

腐泥，他钻过去。

爬虫，他躲过去。

他是无知无畏的孩子，孤独，新奇，隐秘，快乐，忧伤，全都是无敌的力量，终于有一天，这力量将他们从岩缝间逼了出去——他重新来到了世界——以泉的形式。

天哪，这么明亮！

天哪，这么自由！

天哪，这么精彩！彩虹，游鱼，花香，蛙鸣……还有那一场无疾而终的初恋。

一眼泉，是一个人的青春年少，正告别懵懂无知，却依然纯净、透彻。

一眼泉，日夜翻涌着无数梦想，却还没有汇集成一个真正的梦想。

湖。。。

一开始。

“这水真傻。傻透了。”

这是刚刚长成为湖的泉，安静得和天空一模一样，和镜子一模一样，世界是什么，他就映照什么，没有一点点走样。

移云，翠林，枯枝，芦草，羊群，水鸟的俯冲，挑水的藏族小姑娘……

这时候，湖刚刚安身立命，没有一点想法，湖哪儿都不想去，世界给他什么，他就安心接受什么，不见异思迁，不三心二意。好在，世界总是美比丑给得多，爱比恨给得多，所以，“傻透了”的湖一点都没有吃亏，天天傻乐。反而是，天下人赞叹他的自然，他的没有想法，把他的名字传得很远很远。

自然，有一天，天下人也会将一些陌生的想法带得很近很近。于是，无数选择一夜间纷至沓来。这时候，事情开始变得复杂，痛苦开始来临。

“走，还是不走？”

披着成熟与责任外衣的欲望，日夜在湖面游荡、呢喃：“你不能这样自甘平庸，你应该成为走得更远的河！河！”

莫非，这就是我的梦想？

湖心有一丝涟漪开始悸动，湖底的云便跟着走样了，翠林、枯枝、芦草、羊群、水鸟全都走样了，变成了鄙视的眼，挑水的藏族小姑娘连同最淳朴的歌声一起从此消失，去了城里……

涟漪变成一波一波的浪开始翻涌，终于有一天冲开一个缺口。湖，便从那个缺口出发了。

奇怪的是，没有踌躇满志，却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，他想：辽阔或幽暗，清澈或污浊，苦难或幸福，我都认了。

河。。。

河真的可以走得很远。

如果幸运地躲过断流、干涸以及误入下水道的命运，一路上，真的可以收获

很多。丰衣足食,成就感,尊重,爱,并福及家人鸡犬。

可那是怎样艰难的前行啊。他往前每走一步,都眼睁睁看着自己变得浑浊一点。先是惊讶,再是不甘,再是矛盾,然后接受,然后习惯,然后走着走着,发现,世界上,再也没有一条清澈的河了。

所有年轻的年老的江河,所有年轻的年老的水滴,全都大腹便便,脚步滞重,满面倦容,满身伤痛。

原来,作为一条河,必须放弃清澈,学会同流合污。

原来,作为一条河,必须放弃宁静,学会张牙舞爪,纷争计较。

原来,作为一条河,必须放弃明辨是非的智慧,学会随波逐流。

原来,作为一条河,必须放弃方向,放弃理想,任地心引力,带你翻山越岭,摸爬滚打,饮下风与雨、苦与痛,并饮下一个事实——你永远到不了你想去的地方。

往前看,梦想与现实早已在地平线上一拍两散。

往周围看,愈渐荒芜的河岸,匍匐前行着内心愈渐荒芜的众生。

回是回不去了。

这时候,想死了作为湖的日子——没有欲望,脚步更轻盈,心更简单快乐,生命会真正走得更远。

海。。。。。

尘埃落定。

所有历经沧桑的水都汇集在此——海——每一滴水的坟墓,轮回转世的道场。

立春雨水,梅雨水,液雨水,露水,甘露,明水,夏冰,腊雪,冬霜,雹……这些曾经的天水,落到地上,成了地水,变成流水,井泉水,玉井水,澧泉,温汤水,热汤,盐胆水,山岩泉水……还变成高贵的香水,甜蜜的糖水,恶臭的阴沟水,苦涩的泪水,血,汗……一切,都重新成为最初那一滴水。来时没有选择,去时同样没有选择。

一切的一切,将由日月洗礼,由风重新带回天上,变成云的婴儿,雨的前身。